



顏一烟 著

活路

HUO LU



活路

顏一烟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活 路

顏一烟著 韓 敏繪圖·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書號：文0052 (高)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3 9/16 字數 75,000

(原中國青年版印 25,000)

1956年10月新1版 196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2,001—54,000

統一書號：R10024·1173

定價：(6) 0.34 元

内 容 提 要

小李子生长在东北一个雇农家庭里，从小受尽汉奸地主和日本鬼子的剥削和欺侮，生活一天比一天苦。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在她十三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投入了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的伟大斗争；同时，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活路”。可是，做一个抗联的小战士也很不容易。小李子在革命队伍里不知经受了多少生死斗争的考验，才慢慢从童年长到青年，从幼稚达到成熟，从只能干些零活到能独立执行重大的任务。小李子走过的道路，也正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年代里很多被压迫的孩子所走过的道路！

我們家住在北大荒。

从我記事的时候起，我們家就是四口人。可是，唉！我記得的那都是些什么事呀！……

日本鬼子要“劳工”，偏巧就抽上了四霸天的二儿子，大地主的儿子能去嗎？他們跟翻譯官一嘀咕，就把“劳工号”攤到我父亲身上了。这不是要我們一家人的命嗎？爸爸帶着我們去找四霸天，別的話也不敢說——誰敢說：是該他儿子去呀！只是死央活求的，請他想法救救我們一家人。半天半天，那个老东西搔[è]搔胡子，眯縫着两只眼睛說：

“誰叫咱們是老乡邻哪！人不亲，土还亲哩！我还能见死不救？这么着吧：我花錢給你买个人頂上！”

我們一家人，感激得直磕头。

可是，他接着又說了：“就是不知道皇軍答应不答应！”

爸爸忙說：“不管怎么着，皇軍那边，四老爷还是多給圓全圓全吧！”

他又假門假事地想了一会儿說：“好吧！皇軍那边，我給你頂着！”說到这儿，又歪着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媽媽說：“从明儿起，你

們兩口子就上我家干活来吧！干个一年半載的，就能把买劳工的錢还上了。老乡邻，利錢也好說！”

明知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呀！从那天起，爸爸媽媽，就当牛当馬，还四霸天那笔永远还不清的閻王債！

就为了这件事，媽媽連着急帶害怕，得了一场病。——地主待咱穷人啊，死了还想扒出咱的骨头来熬四两油哩！病了还能让咱歇着！?……我可怜的媽媽，病了沒錢治，再加上在地主家受累受气，沒过两月，就扔下我們走了！

唉！这些个慘事，說上三年也說不完呀！

我还是从一九三五年說起吧。

这一年我十一岁，哥哥比我大五岁，他在媽媽死的那年，就参加了少年先鋒队。我們还有一个小牛，是隔壁老王家叫四霸天逼跑了的时候丢下的——那时候它才生下来两天，是我們一把青草、一口米湯給喂大的。

四霸天住在东屯，离我家还有好几里地，爸爸不常回来。家里就是哥哥、我、小牛——我們三个住在高岡子上的一个小馬架^①里，房前是大河，河两边是大甸子^②，还有个水泡子^③。这一块，就住着三家：除了我們这个小馬架以外，还有两間小房，是张大叔和老刘大爷家。

十冬腊月天，东北的雪非常大，我們家里連烧炕的东西都沒

① 馬架是用树枝、草和泥盖的，又低又暗，根本不能叫“房子”，只是比窝棚严实一点。过去东北的穷哥們都住过。

② 大甸子就是大片荒地。草盛时有半人高。

③ 水泡子就是水塘。

有，就靠哥哥打黃皮子^①，卖了換點吃的。可是，雪太大，黃皮子也打不着。餓得沒法子，哥哥跑到爸爸那兒去過一趟，想跟地主借支點工錢，買點吃的。可是，四霸天惡狠狠地說：“你爸爸在這兒干活，掙的那點錢，還不夠還飢荒^②的哩！——怎麼着？我花錢替你們買了勞工，倒欠下你們的啦？”一個錢沒給，还把哥哥給打了一頓，說他想賴賬。

有一天，哥哥起得特別早，喝了口涼水就要走，他說：“也許今兒個運氣好，能夠打着點什麼！”我說：“今兒個雪太大，天太冷，別去啦！”哥哥說：“不去誰能救我們的命！”說着，就出去了。

我跟出門去一看，雪深到腰。他一拐一拐地往雪里走去了。雪越下越大，他走着，一步比一步難。我看着他，心裡說不出的難受，一直到看不見他的影子，我才回到我的小馬架。

屋子裡說不出來的那麼冷，牆上棚上全是白霜，窗台鍋台上都是雪，鍋蓋都凍在鍋上了。外邊的风呼呼地往里灌，拿破麻袋堵窗戶也堵不上！沒法子，我想燒點谷草，好把屋子裡的雪化化。正燒着，我的小牛挨過來了——我們總共就這麼一間小馬架，外邊太冷，小牛就跟我們一塊住——它靠在我身上就叫。我們已經幾天沒吃飯了，連點淘米水都沒得給它喝。我聽着它叫，心裡頭一陣陣難過。想：我沒有媽媽，它也沒有媽媽，我們兩個是一樣地可憐啊！

想着想着，眼淚就掉下來了。小牛一個勁兒地拿嘴擰鍋蓋，想找點什麼吃的。可是鍋里哪兒有吃的呢？

① 黃皮子就是黃鼠狼。

② 飢荒就是欠的債。

鍋里的水開得翻花了，哥哥還沒回來。我站起來想出去看看。我們的門是拿草編的，挺厚；冬天，給屋里的“哈汽”^①凍住了。我力氣小，推了半天也推不動。小牛看我出去，也跟過來了，它大概是想出去找點草吃吧？它哐哐地叫着，使勁拿腦袋頂門。頂了半天，腦袋頂出去了，可是門又回來了，把它的脖子夾在了當間。我急得要命，從牛脖子底下鑽出去，把門弄開，小牛也出來了。

外頭的“煙炮”^②象滿天滾的大海浪，風刮得呼呼的，象虎狼叫。外頭一個人也沒有，我跟小牛站了半天，遠遠地看見有個很小的人影在動彈，我就想這一定是哥哥，因為但凡有一點生活辦法的人，也不會在這樣的冰天雪地里走——有吃有穿的人，怎麼也不能知道這天有多麼冷啊！

小人影慢慢地近了，能看出來他是走一步就摔一個跟頭。我跟小牛拚命跑着去接他。可是，雪太大，我也是走一步就摔一個跟頭，爬起來，再跑……

碰上了哥哥，誰也沒說話，拉着手走到屋里，坐到炕沿上，這時哥哥還是一句話不說，我知道最後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打着！

我想哥哥一定餓壞了，就舀[yǎo]了一碗開水端給他。他接過來，喝了一口，說：“我們就是這樣的命啊！”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們還有什麼出路啊！”小牛也蹲在地上瞅着我們。我瞅瞅哥哥，瞅瞅小牛，也想不出來我們還有什麼出路。

① 哈汽就是水蒸氣。

② 煙炮就是大風雪。

又过了一会儿，哥哥說：“只有两条路：一个活，一个死！”我听他說还有一条“活路”，心里头觉得还有一点指望，就赶紧問他：“哥哥！你說哪儿有咱们的活路呀？”

哥哥看着我，說了一句：“活路嗎？……”又看了我半天，叹了一口气，再也不說話了。

既然有活路，他为什么不告訴我呢？我等得着急了，就又紧問他：“哥哥，你快說，‘活路’是什么？我要活，哥哥！你快說呀！”

哥哥又看了我半天，拉着我的手說：“好妹妹，你別問啦！”說着，他就掉了眼泪。一看见他的眼泪，我也哭了。哥哥看见我哭，也放了声，两个人就抱着大哭起来了！

小牛慢慢地走了过来，舔舔我的手，又舔舔哥哥的手——我們的苦处，只有小牛知道啊！

要是再沒有东西吃，两个人就都要餓死了。沒法子，多大的雪也得去啊！第二天，哥哥又出去碰去了。挺晚挺晚他才回来，我出去接了好几趟才接着。这天算是运气好，打着了一个黄皮子。哥哥换了点粮食回来——这是一点救命的粮食啊！

就这么一点点，能吃多少天呢？拚命省着吃，不敢吃干的，一天就喝一点稀粥糊糊，能对付着餓不死就行了。可是，沒过多少天，又完了！

再什么也打不着了。哥哥也上别的屯去找过地主，想給人扛活，可是人家不要，嫌他小。

我們又是两天沒吃一点东西了！

哥哥叫过我来，跟我說：“妹妹！咱們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

我想他一定是想出什么办法来了，就問：“那你說有什么法子呢？”

哥哥說：“咱們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你說走哪一条呢？”



我說：“真是！那天你就說了一回了，我問你活路怎么走，你又不告訴我；这会儿你又問我，我也不知道两条路都是什么，叫我怎么说呢？”

哥哥說：“两条路嗎？一条是死——”

我搶着說：“这我知道。那一条活路是什么呢？”

哥哥叹了口气說：“唉！妹妹，我不是不告訴你，我是不忍心……”

我急問：“你說什么！？”

哥哥說：“上回我想說就沒說。在咱們的眼前，就是这么一条活路：找队伍去！”

我問：“是找你們的少先隊去嗎？”

哥哥說：“对哪，南屯还留下三个少先隊員，我找上他們一块去找去！”

我不懂，問：“找上他們一塊去找去？”

哥哥說：“嗯！找游擊隊去！”

我說：“找游擊隊去？”

哥哥說：“對哪！這是咱們窮人的隊伍。咱們窮人要想活，就非跟着咱們游擊隊一塊干去不可。打走了日本鬼子，咱們才能有好日子過！”

我問：“游擊隊？——不就是爸爸常說的嗎？”

哥哥說：“對哪！”

我又問：“你知道上哪兒找去嗎？”

哥哥說：“南屯有一個少先隊員知道，他能夠帶我們去找！”

我听了，高兴极了！心思着他走一定带着我。我赶紧問他：“什么时候走？走哪条道？……”問了半天，他也不回答我。又紧着問了好几遍，他才說：“你这个糊涂孩子，就是走，我也不能带你啊！”我撅着嘴，問他为什么不带我。他說：“你太小，又是个女孩子，身体还不好，等将来再去吧！——我这些天沒走，就是因为怕我走了沒人照顾你，要不我早走了啊！……”

我知道再跟他爭也沒用了，就說：“怎么着也得先吃点东西；你空着肚子走，我更不放心了！”可是家里什么能吃的东西都沒有。我就說再到爸爸那儿去一趟試試吧，就是几毛錢也好。借点来，买点米，好让哥哥吃了飯再走。可是哥哥不贊成，他說：“去也沒用，你忘了我去的那趟叫打回来了嗎？——我挨打还能扛得住，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扛得住打呢？”

我說：“管怎么着也不能叫你空着肚子走。再說，你要走，也得告訴爸爸一声啊！”

我戴上哥哥的帽子，脖子上围了条破手巾，就出去了。

越是大甸子上，风越大，雪越深。我穿着单衣裳，冷得受不了。拚命跑了有二里多，到了河沿，坐下想歇一会儿，可是越坐越冷。一阵陣雪花越来越大。想一想，还是走吧！狠狠劲，顶着大风雪，一气走到了那个屯子。

屯西头是地主的大院套，有个很大的场院，周围堆着很高的粮食堆。“劳金”^①们在那儿整着粮食。我想爸爸一定也在那儿干活哩，就走到一个大苞米堆旁边往那边看。果然，爸爸跟着两三个人一块在另一个苞米堆旁边整苞米。虽然隔着几个大粮食堆，可是，我也能看得挺清楚：爸爸的衣裳穿得那么破：絲挂絲，縷挂縷的，一块块的黑棉花露在外头；从我記事儿就戴着的那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連毛都沒了；头大，帽子小，尖尖地頂在脑袋上。我往前挪动了几步，再一細看：爸爸的脸都冻黑了，胡子上都是冰溜，嘴都不能动弹了——我看着爸爸这么苦还干活，就哭了，眼泪一行行地粘在脸上。

地主家的人，穿着很厚的皮衣裳，围着粮食堆轉，看“劳金”們偷不偷，干活卖劲不卖劲。他轉过来，看见了我，就說：“你这小丫头干什么站在这儿？是不是偷东西来了？”我說：“我是来找我爸爸的。”他說：“你不配站在这儿，快滚开！”喊了一陣，他又往別处看去了。

风刮得声音挺大，爸爸那么苦地干着活，更顾不上听別人說話，所以，他一直还不知道我来了。

① 劳金就是雇工。

我想：“不看爸爸了，回去吧！看地主那个凶样子，来也是白来，还要惹得爸爸更难受。……可是，我好些日子没看见爸爸了，我想爸爸……”

我一下子跑到爸爸的身后头。他没注意我，还照样干着活。干着干着，猛一回头，看见了我：“唉！你这孩子，怎么又来了？”我抱住他就哭了。

过了一会儿，我要走。爸爸问我：“来干什么？是不是家里又没吃的了？”

我说：“不是。我想爸爸，来看看你。”

爸爸摸摸我的头，叹了口气：“唉！我们穷人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出头之日呢？——不过，既然来了，就再去试试吧。”

他教给我怎么样哀求，怎么样给地主跪着……

跟狗腿子说了半天好话，才让我们进去。

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这么漂亮的屋子，贼光贼亮的，照得我睁不开眼睛；里头的摆设，简直叫不出来啥是啥。地主婆子盘腿坐在炕头上，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烟袋，叭噠了一口，眯缝着眼睛问我我是来干啥的。我就照着爸爸教给我的话说了一遍。地主婆子满脸是笑，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哼儿哈儿、拿腔作调地说：“哎呀！瞧这小姑娘！怪可怜见的！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快叫大师傅给做点，——要借点粮食吗？哎，谁跟谁呀？还说什么借不借的？家里有的是，要多少，来量吧！”说到这里，她又一扭屁股，朝着头朝里躺着抽大烟^①的一个人说：“犬养桑^②！不离儿^③吧？”

我一听，吓了一跳！我进来的时候，看见炕那头有个人躺着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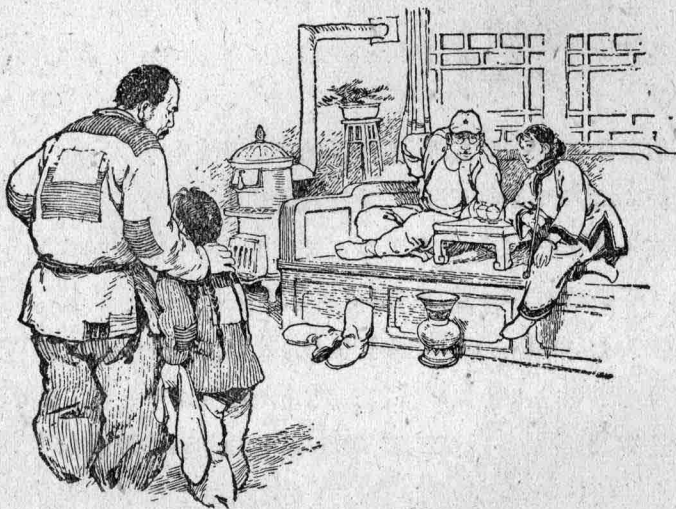
大烟，我一直心思着是四霸天，就没正眼看他。听她这一说，我才扭脸细看——哎呀！原来是个日本鬼子！我吓坏了，拉住爸爸就往外跑。地主婆子紧忙着叫：“怕什么呀？回来！给‘太君’^④行个礼！”

爸爸拉着我站住了。

我就盯着那个鬼子，一动也不动。我凭什么给鬼子行礼呢？不是他们，妈妈还死不了，我们一家人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鬼子看着我，象爆豆似地笑了一大阵。

地主婆子也嘻嘻笑着说：“太君喜欢你！就在这儿吧！缺不了



① 大烟就是鸦片。

② 犬养是日本人的姓；桑——日本话，是“先生”的意思。

③ 不离儿是不错的意思。

④ 汉奸们称日本人叫“太君”。

你的吃穿!”又轉向爸爸說:“要多少糧食,拿家伙來,找管事的量去吧!”

爸爸一句話沒說,拉上我就走了。

走出地主的大院套,我哭著跟爸爸說:“我死也不上她家去!”

爸爸說:“爸爸死也不能把你往火坑里送啊!——還是回去找張大嬸給想想法子吧!窮人有難,就是得找咱窮人啊!”

我要走了,爸爸送我,送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我站住了,跟爸爸說:“爸爸!我還告訴你一件事。”

爸爸問:“什麼事?”

我說:“哥哥要走了!”

爸爸問:“要走?上哪兒去?”

我說:“找游擊隊去。”

“找游擊隊去?”爸爸楞了一會,象是想什麼,馬上又不住地點頭,說:“好!好!去吧!這是正道!——就是……唉!他走了,你一個人怎麼過呢?”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光是說:“我……我……”眼淚就掉下來了。

爸爸又楞了一會兒,又象是想什麼。過後就叫了聲我的小名,說:“咬咬牙拚着過吧!咱窮人活着難,死可也不是那麼容易哩!——讓他走吧!他在家,你們的日子也好不了。讓他跟着咱們隊伍,一塊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吧!那時候就好啦!”

爸爸怕地主找,不敢多跟我說話,他就要回去了。臨走,他又拉住我的手說:“讓你哥哥走吧!別哭,過兩天我要能請下假來,就回去看你,再托托張大嬸照顧照顧你。——走吧!”

我舍不得爸爸，可是不走哪儿成呢？就走了。刚走了不远，爸爸又叫住了我，他紧赶了两步，从身上把他的腰带解下来，交给我，说：

“带回去叫你哥哥系上吧，走道儿能暖和点！”

我一边接过来，一边问：“爸爸！你呢？”

爸爸说：“我再想法子。叫他系上走吧！山里头更冷哩！”

往回走，我更没有力气了。雪好象比来的时候更大。来时候的脚印，全叫雪埋上了，一点也看不见了。

我心里急，恨不得立刻回去看见哥哥。可是越急脚越迈不动。雪那么深，一道儿不知摔了多少跟头。

一边走，一边摔，我一边还想：“怎么办呢？钱也没借着，让哥哥饿着肚子走怎么行呢？”想到这儿，心里一难受，就更走不动了。风呼呼地刮，雪不象雪，象刀子。风刮到我的肉里，一刀子一刀子地扎得我那么疼啊！我想：这么大的风雪，这么冷的天，哥哥往山里走，不要冻坏了么？就又想：快把腰带拿回去给哥哥系上吧！爸爸说系上走道儿能暖和点哩！可是，爸爸呢？爸爸怎么办？就那麽一件丝挂丝缕挂缕的破棉袄……

想着，走着，又到了河沿。蹲了下来，想歇歇腿；又一想，哥哥在家一定等我等得很着急哩。一咬牙，站起来。过河，走。

远远地看见我们的马架门口有一个人站着，旁边还有个黑团，那一定是我的小牛。

看见哥哥接我，我走得更快；哥哥也紧跑着过来迎我，两个人在雪地里连爬带滚地碰到了一块。他问我怎么样，我就哭了。他很担心，问我挨打没有，我说没有。他这才放了一点心，扶着我回

到我們的小馬架。

哥哥听了我說的到地主家去的情形，就瞪着两个大眼睛，象要从里头爆发出什么东西似的，咬着牙，狠狠地說：“在这个世道上，要不自己起来拚命干，是沒有活命的！我今几个就走，看看日本鬼子跟地主还能行势多少年！我是非报这个仇不解！”

我把爸爸給他的腰带交給他，又告訴了爸爸跟我說的那些話。哥哥听着爸爸說的話，不住点头，嘴里只是說：“走吧，走吧！”又說：“妹妹！咱們有一个好爸爸呀！”可是，他看见腰带，就不高兴了。他說：“妹妹！你真是個不懂事的孩子，我把爸爸的腰带系了走，爸爸不是更冷了嗎？”

我說：“爸爸一定叫我給你拿来嘛！說你在山里更冷。”

哥哥一定不要，說留在家里，让我再还給爸爸。我說：“不行！爸爸一定要罵我呀！系上吧，你要不系，爸爸心里要难受哩。”强說着，哥哥才系上了。然后，他就到南屯去找那三个少先隊員。

张大嬸借給我两碗苞米渣子，我拿回来做飯。飯快熟了，哥哥領着三个年輕小伙子也回来了。他們赶着吃了飯，破靸靸[wū-là]①头里换上了新靸靸草，就上門口去站队。

是阴历十一月十八。雪地里，不怎么黑。他們一排站在外头。我看着哥哥穿着爸爸早先扛活时候穿了多年的破衣裳，补丁落补丁，原来的布都看不见了，里头还尽是谷糠和土垃圾；脚上穿着破靸靸头，腰里系着爸爸的腰带……我看着，又难受，又高兴，說：“你走吧！別忘了我，管怎么以后也要想法把我救出去啊！”

① 靸靸是东北老乡冬天穿的一种鞋，用牛皮做的，里边塞上靸靸草，非常暖和。